

# 看一群新加坡年轻人来演 摇滚音乐剧 《聊斋》什么样

当清朝小说家蒲松龄的经典作品《聊斋志异》被搬上现代音乐剧的舞台,会呈现怎样的精彩?一支来自新加坡的年轻团队将给上海观众带来答案。3月28日-31日,摇滚音乐剧《聊斋》将首度走出新加坡,作为首届上海国际音乐剧节展演剧目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连演6场。

听到《聊斋志异》这样极具东方色彩的作品与摇滚、音乐剧这样的西方艺术形式结合,不少观众都产生质疑。然而在3月7日的一场交流点映会后,大家纷纷发出了“作品完成度高”“剧情改编有趣”“音乐相当好听”的评价。在中西文化之间,这部剧怎样找到了平衡?

## 鬼怪故事有共鸣

音乐剧《聊斋》以故事《莲香》为主框架,糅合了《水莽草》的游戏规则、《婴宁》的角色特征,又从《封三娘》《崂山道士》等百余个其他故事中吸取不同元素,创作出一个全新的爱情故事,讲述了天真烂漫的狐妖婴宁、风流倜傥的书生桑晓、一往情深的水鬼封三娘和嫉恶如仇的道士成半仙在阴阳两界错综复杂的命运纠葛。

这部作品是编剧吴熙的第一部音乐剧本。在他看来,无论什么故事,吸引观众的首先是情感。“情感的共鸣,在剧场是永恒的。《聊斋志异》看似讲的是妖鬼的故事,实际上却能在人身上找到影子。蒲松龄科举成绩一直很差,在当时是个边缘人物。但他喜欢收集那些奇怪的故事,看似奇怪,实际上都蕴含着对社会现象的鞭笞和讽刺,是他追求自由的表现。”

## 摇滚精神很契合

《聊斋》的作曲黄韵仁曾经为周华健制作流行专辑《江湖》,还为《如懿传》台湾版写了片头曲和片尾

曲——他一直在尝试将自己钟爱的西方音乐与东方文化融合。自从涉足作曲,计算机专业出身的黄韵仁就对摇滚情有独钟。在开始《聊斋》的创作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曲风就是摇滚。短短两个月内,他为该剧写出了《何去何从》《什么是爱》《夜会》《落花流水》《抱紧》等23首歌曲,风格涵盖流行、抒情、摇滚甚至说唱,爱情的甜美、温柔、凄凉、愤怒通通被他写进了歌里。

该剧的故事文本很东方,音乐风格却是完全的西式,词作者小寒成了二者的“黏合剂”。她选了蔡健雅的《双栖动物》,改编成狐妖婴宁的主题歌曲《什么是爱》,用来讲述主人公的成长。小寒说,她找到了故事和摇滚音乐的共同点:“摇滚的精神是自由和抗争,这与看似不搭调的《聊斋》,构成了异曲同工的关系。同时,二者的‘爱能战胜一切’的正面力量也达成了一致。”

新加坡原创华语音乐剧的创作开始于2005年,而《聊斋》创作于2009年,可以算是先驱之作。10年之后,剧组将该剧的“海外巡演”首站选在了上海,“因为这里是各种文化融合的国际大都市,而且来了之后,发现观众确实很懂,我们也非常欣喜。”本次在文化广场的演出在舞美和服装造型上都有了进一步升级,上海观众看到的将是该剧最新、最好的面貌。

本报记者 吴旭颖



## 相关链接

由黄浦区人民政府、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主办的“演艺大世界——2019上海国际音乐节”于3月1日正式开幕。作为中国第一个具有专业度和系统性的音乐节,首届上海国际音乐节包括了“一季展演”“一届论坛”“一项计划”“一个活动”四大板块。其中,周华健负责音乐制作的《赛貂蝉》、林奕华导演的首部音乐剧作品《梁祝的继承者们》、新加坡古装摇滚音乐剧《聊斋》、讲述北漂青年的《秋裤和擀面杖》和我国首部人工智能题材音乐剧《我AI你》等六部来自两岸三地和新加坡的原创华语音乐剧佳作将作为第一板块的展演剧目,于3月至4月陆续登陆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 漫长冬雨难挡观展人潮

# 上海双年展 昨天闭幕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历时5个月的“禹步——第12届上海双年展”昨天闭幕,PS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到了晚上8点,让最后一批观众和展品告别。

“雨是一种漂亮的动物。”电厂二楼走廊里这句卡明斯的诗,陪伴上海双年展经历了上海罕有的漫长的冬雨。冰冷的雨季没有阻挡当代艺术的爱好者,本届上海双年展的入场人流创历史新高。总参观人数达到了39万,年轻观众占比70%。全球30个国家的媒体用不同语言聚焦了上海双年展。

创立于1996年的上海双年展,经过24年数代美术馆从业者的学术坚持,现已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十大双年展之一。上海双年展最朴实的初衷便是为中国观众打开一扇了解全球最前沿艺术思考和创作的窗口,从单纯审美至引发思考。很多装置作品、影像作品很符合年轻人的欣赏口味。人气最高的作品《顺时针》位于二楼的白色空间,观众需要排队15分钟左右,才能看到这件本届双年展的最大单件作品——360个时钟组成了沉浸式的装置空间,每一个比前一个快4分钟,360个时钟组成了24小时,在这件作品前没有时差,可以感知全世界的时间。

上海双年展所涉及的话题及产生的影响已辐射到城市研究、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更广泛的领域。它不仅是每两年一次的国际艺术事件,更是上海城市更新和文化生产的重要源泉。

## 文化娱乐现象 述评

为什么看似幼儿园孩子也能信手划出的圆点,在草间弥生的笔下就成了“爱的一切”,还是当代艺术领域的绝对存在?没有人不会画波点。问题在于,有谁能做一个和草间弥生一模一样的艺术梦?

在她的梦里,灵魂飘荡在波点的宇宙之中,在她的眼里,太阳、星星、月亮都是这个无穷宇宙中的小小波点,微不足道却把持着自己的灵魂,在异度空间里绽放着爱之光。在她的回忆里,有自己第一次出现幻觉的日子,是梦见父母苗圃里的植物们长出了脸蛋,并开始和她对话。那些参天的茎蔓来自她的异想,奇诡的花卉也有生活出处。在她的每一件波点作品里,潜藏着一套独一无二的形象语言,她用波点当笔画,写出了一首首爱的赞美诗。

近几十年来在视觉领域的天才,都拥有自己的视觉符号。这些符号的选择并非空穴来风——安迪·沃霍尔的金汤宝罐头、布尔乔亚的蜘蛛……值得怀念的艺术作品都欣然遵循着这套规律。艺术家的灵感来自源头,可能是一则胡思乱想、一段童年回忆、一次情感别离,真正的艺术家看到了感受的本质,他们诚实地面对自身,哪怕不堪回首,哪怕遭遇再多的坎坷,甚至像草间弥生那样的恍惚——观众看到的富有感召力的艺术现场,必有艺术的源头。在上世纪60年代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草间弥生带去了一件1500颗玻璃球组成的装置,天空中飞机飞过,球面让她看到了1500架飞机。本次为上海定制的第一件大型装置由眼睛一般的球面组成,就是钟情于复星艺术中心这栋会跳舞的房子,想要让观众也看到这栋建筑的分身。

生硬地照搬别人的“美梦”,最近有了个痛苦教训。被指抄袭的艺术家叶永青,批评家无法解释(连他本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品风格“脱胎换骨”。旁观别人的梦,到头来最终会窒息自己的创造力。根据媒体报道,西尔万早期受到同为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保罗·德尔沃的影响,后以超现实主义作为其创作的风格。叶永青没有西尔万经历过的体验,他不会变成西尔万。西方艺术家的人生体验并没有比中国艺术家的人生更高明,但它作为输送灵感养料的唯一渠道,独一无二,不可以嫁接。

曾经挪用西方艺术的中国画家不止叶永青一人。他们在材料和格式的借鉴之外,融入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这种消化与反刍,在过去行得通。过去40年是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学步期”,观众或宽容看待或受限于视野。可是目前,自由来往的艺术格局培育了更多专业的观众,这类摄取他人美梦的“灵感加工”,不可能成为长久之计。

世界永远欢迎新的艺术家亮出心声,前提是,艺术家梦要自己做,话要说自己的话,哪怕是粗糙质朴的作品,也是履历上独一无二的一页。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照搬别人「美梦」难长久

从近期艺坛热点话题说起

音乐剧《聊斋》剧照 主办方供图

